

“孤寂的发掘者”

——论未名社时期的李霁野

张登林

(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作为未名社成员之一,李霁野的文学成就突出表现在外国文学翻译领域,但在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实绩。就小说创作来看,主要表现了生的隔膜与爱的隐痛;就散文创作而言,抒发的是真诚与质朴的思想情怀。其创作题材虽有些狭窄,但却体现了他对文学创作“深与细”的美学追求。

关键词:未名社;李霁野;爱与痛;诚与真;深与细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1-0060-05

李霁野是未名社的主要成员之一,其文学成就突出表现在外国文学翻译领域,有影响的译著就有《简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四季随笔》等。他不仅是翻译家,也是文学家、教育家和鲁迅研究专家,创作文字构成了他文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对其创作进行研究的论文只有杨联芬等著的《生命的微光 人间的智慧——谈李霁野的散文》、解志熙的《“严肃的工作”——〈李霁野文集〉阅读札记》、北塔的《李霁野与诗歌》等不多的成果问世。本文拟就李霁野在未名社时期的文学创作谈谈自己的阅读体验,以表达对这位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孤寂的发掘者”的深深敬意。

一、爱与痛:小说创作的青春期症候

李霁野在未名社时期(1925—1931)的小说创作收入小说集《影》,内有《露珠》、《革命者》等7个短篇,再加上发表于1927年《莽原》半月刊2卷5期上的《昼梦》,连载于1929年《未名》半月刊2卷1期、3期上的《寄给或人》以及刊于2卷3期的《艺术家的故事》,共10个短篇。作为一个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最喜欢在小说中表达的,当然是情爱无疑了。

李霁野的情爱小说多取材于青年知识者的生活,多写人物的性爱心理,借以反映他们所面临的人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五四初期流行于文坛的“问题小说”的路向。短篇小说《回信》主要是写教会学校对女性情感的压抑。TS女校的学生玉英,从各方面看是个好学生,不爱多事,不爱多言,功课在全班占第一,她对人只是微笑,从不露一点骄傲的神气,有少女所应有的烂漫丰采,在她身上绝对找不出轻浮和做作的痕迹,同学们都羡慕她,说她的心里是有天国的和平的。实在的,她是一个恬静的少女,面上带着和谐的微笑,笑里深埋少女的梦想和秘密。因为一次圣诞节看了上演的戏剧《卓文君》,这颗少女的心终于不平静了,她开始给同是教会设立的TH男校某学生写信了。事情“败露”后,她受到TS女校负责教务和斋务的L夫人的训斥,同时遭到“用肥皂用力刷刷牙,另外还要喝一杯肥皂水洗

收稿日期:2014-10-25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未名社中的皖籍作家群研究”(AHSK11-12D259)

作者简介:张登林(1968-),男,安徽庐江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心”的惩罚。小说显然是批判宗教戒律对自然人性的压抑问题。少女玉英性爱意识的萌生，正是“人之子”觉醒的一个突出标志，这与五四时代情爱文学的主题是一致的。

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森认为，在“政治活动之外，友谊则是最公认的汇聚着爱欲、自我实现及社交的范例”^[1]。《艺术家的故事》是篇最值得探讨的有关友谊与爱欲及自我实现的小说。德国人J君的朋友V夫妇在中国P城待得很久了，他们被这里的生活吸引住，已经把P城当故乡了。J君的朋友G先生是个知名画家，想要游遍东方世界。他曾到过印度，在那里引起了极大的注意。游历印度后到了日本，游历日本后又到中国来了。作为老朋友，J君对G画家的到来感到很高兴。G画家住P饭店不到一个月，因为钱袋空了，饭店找理由把他赶走了。作为老乡，J君介绍G画家到V夫妇家里居住，尽管V夫人不是很高兴，但还是住下来了。G画家还是画他的画，画满了住屋的四壁，而且旧的上画满了新的。过了两个月，三个人的关系有了大的改变，V夫人已经爱上G画家了，并且对G的爱是不可转移的了。V君很伤心，知道没有挽回的希望，借口回故国看看来躲避。令人意外的是，两星期过后，V夫人服毒自杀，G画家也不知所终。这篇小说借“他人的故事”，揭示了关于爱欲与自我实现的普遍主题：美是自我实现的桥梁，爱是欲望的升华，只有在死中才能见到伟大的爱，死是爱的归宿。这种带有哲理性的主题，既是超越性的，同时又是悲剧性的。

爱情的盲目性与非理性，使李霁野小说中的爱情总是隔膜的，令人悲哀的。《影》中的首篇《露珠》，与其说是一篇小说，不如说是一篇散文。小说主体部分是由乃吾君写给霁野和他哥哥的几封信与日记构成的。乃吾对爱情和友谊是持悲观、感伤的态度：“爱情和友谊都是霎时的幻影，一分钟前是灿烂辉煌的云霞，一分钟后会变为霾云和毒瘴！吾人有限的生机灵性都只销灭于盲目的爱憎和因爱憎而生的误会和隔膜上了！我不是主张断爱，只觉得人生的活动都只不过是盲目的乱撞。”所以，能给乃吾带来安慰的也许只有对童年的美好回忆：“天色已渐近黄昏，四月的暖风柔和得如母亲底催眠歌一般轻轻地吹拂着，满天浮游着灿烂的薄霞，西南方蜿蜒着模糊的远山底轮廓，河州上这里那里的村庄，烟突里浅灰色的晚炊的烟缓缓升腾，乌鸦也噪着归林了……童时是怎样的心情呵！”小说《生活》几乎就是主人公王青生活片段的速写，阐发的是契诃夫暗示的“生命永无和谐”的真理。

当然，李霁野在揭示爱情婚姻这个永久性主题之外，同样没有忽视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革命者》借T君之口叙述他经历过的“革命”故事。T君最早参加了“辫子盘在帽子里的‘虾蟆党’”，投营的目的是和皇帝打仗。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投营打仗都是很随意的事，“开枪！杀人！多么英雄！多么有趣！”对T君来说，他经历过的“革命”带给他的认识就是人生“没有意思”，“无聊！无聊！”小说表达了混乱时代对个人人生的影响，“革命”带给人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微笑的脸面》是写对兵士的认识。一次战事间隙，一个“红润壮健有如初升的朝阳一般”的士兵借用学校公用电话向他的朋友告别，要他的朋友转告他的母亲和妻子，此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由于“我”也等着打公用电话，这个士兵为“我”的久等而抱歉。自他开往前线以后，“我”心里有些怀念，是这个士兵无意中把“我”对兵士的态度改变了，“我”时常看详细的战讯，好像战讯和一个小兵的生死有什么相干似的。小说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写出了战争给人带来的创伤与隐痛，不露声色地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之情。

二、诚与真：散文创作的质朴情怀

朱自清先生曾指出，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蔓延，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2]。李霁野的散文创作数量不多，自然也不属于这派那派，但确实也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

《生的漫画》一文是写三位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女性：祖母、外祖母和母亲。祖母是“颇爱整洁的”、“勤恳地操管”家事的人，尤其最爱我。因我喜欢吃鱼，祖母总喜欢“停箸微笑地看着我”，仿佛这是

件顶可的事情一样。外祖母就是一个“观音”，她的慈祥的天性自然地表现在一言一行中，“使人衷心地感到她底纯真深挚的爱”。由于母亲是长在乡间的人，很勤俭，“我”和弟弟们穿的鞋袜，都是母亲亲手做成的。每当晚间，尤其是冬天，母亲只是傍着油灯，为我们做鞋底。当“我”高小毕业到外地读书后，要寒暑假才能回去一次，母亲一接到报告什么时候放假的信后，总是天天计算着什么时候“我”可以到家。到家后，母亲总亲自做各样菜给“我”吃。“我”在A城读书时，每到年节，“我底感情像燃了火的火药一样爆发了，我控制不住我底眼泪，我失声哭了”。鲁迅先生在散文集《朝花夕拾·小引》中曾写道：“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3]对李霁野来说，“思乡的蛊惑”不是“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而是无法割舍的亲情。

李霁野的文学批评类文字主要表现在他所写的多篇外国文学译文序言上。作为编辑家和俄苏文学翻译家，他对俄苏文学的熟稔使他在批评视角的选择与内容的分析上表现出相当的敏锐性和洞察力。《〈烈夫〉及其诗人》一文在介绍《烈夫》杂志及其周围一批诗人的同时，对未来派的特征作了归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玛雅科夫司基的诗的特点：即并不整洁，爱用的表现法是夸张和暗喻，此法虽“不免破坏诗底效率，然而也自有吸引读者的力”。在一般读者眼中，未来派就是玛雅科夫司基的诗，而玛雅科夫司基的诗就是未来派。该文虽短，但第一，时效性强，能及时将俄苏文学流派介绍到中国，反映了未名社人对国际学界前沿的准确把握；第二，行文简洁，论述精到，能抓住对象的特点，作简明扼要的介绍，思路非常清晰；第三，作者态度诚恳，学术规范意识强。《〈黑假面人〉序》是作者为自己的译作《黑假面人》所作的序言。俄国作家安特烈夫的这个剧本是一篇以近代人的思想生活为题材的悲剧。作者认为，要解读这篇象征剧，首先要了解剧作者“中心的 Mood”，因为它是全剧的灵魂和骨架。该剧本是安特烈夫1907年创作的，当俄国两次革命失败后，社会环境正处在沉闷的时期，所以不免很沉重抑郁。经过1917年的革命，俄国虽然还没有成功的新的文学发生，然而精神上已经积极地向着新的将来奔驰了，如此看来，安特烈夫的精神已和现在的苏俄精神相左了。但新的将来在哪里呢？似乎还很渺远。作者将这译稿印行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读者能以接受剧本的一样热诚的心情，将这剧本抛弃。

作为鲁迅先生的学生，李霁野的散文创作毫无疑问受到鲁迅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美丽的甲虫》明显具有《野草》遗风，完全是一种心灵独语。文章记录的是作者在潜意识中与心魔的搏斗，幻想的诱惑与现实巨大的反差，促使“我”愤怒，但拿起短刀奋击的后果也只是“空无所有”，那墙上现出的一寸来深的三角形刀痕，似乎在预示着反抗的虚无与乏力。《到处是高厚的石墙》一文认为，每个热情和梦想的周围都建立起高厚不可攀穿的石墙，人的真正的意义是一个假面具，和古时戏台上的伶人所惯戴的一样，没有人显出他的真自我，只是戴上假面具去演他的角色。作者甚至推导出这样一个极端，就是在紧紧拥抱亲热接吻的时候，人与人之间也还是隔着一堵高厚的石墙！这大概是作者对现实人生的切身体悟吧。《反表现主义》一文是站在启蒙立场立论的：与外国人比较起来，中国人好像是没有“living impurse 的活尸”一样，没有美国人那样的活泼与幽默味，也没有俄国人那样英勇的粗野味以及意大利人自由的姿态和手势。这种不足，在生活中表现为男孩和女孩子彼此送送眼色，已是了不得的伤风败俗的事，要是有了逃跑等类的行为，那更了不得，大概是可以处以“极刑”的。通过道德和名分的假面来杜绝遮掩感情的流露和表现，而这被压的东西又在暗中玩着暧昧的把戏，因之便造成了现在这样不生不死的畸形民族，没有生的冲动，也失却了表现力。在这样的民族中，艺术和文学是没有法子生根的。这些杂感类短论，观点虽有些偏激，但却表现了作者对人生假面、民族未来的忧思，因为感情的真诚质朴，读之发人深省。

三、深与细：文学创作的美学追求

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李霁野能“以敏锐的感觉创作，有时深而细，真

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广,这也是孤寂的发掘者所难以两全的”^[4]。对编务繁忙、求学谋生压力大、生活圈子又相对狭窄的李霁野来说,其文学创作能做到“深而细”已经很难得了。

说到“深”,笔者认为他对人生特别是情爱婚姻问题的看法相当深刻。五四时期的情爱文学,要么以狂飙似的呼吁,为了爱要把过去的一切骸骨打倒;要么鞭挞随意离弃旧式妻子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提出旧式女子在新的社会潮流中应摆脱依附观念、树立自主意识的问题;要么鲜明地表现知识女性的独立人格及现代性爱意识的苏醒,通过描写封建婚姻制度酿成的爱情悲剧,控诉其残害青年的罪恶。这类小说的时代色彩强烈,但深度内涵不足。当然,也有一些作家试图从更深的层次上审视情爱问题。庐隐的《沦落》写女青年松文失身于横暴的军阀,热恋着她的大学生知道真相后,不但不能体谅,反而加以鄙薄,这说明所谓“贞操”观念在这些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青年人身上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许钦文的《理想的伴侣》中的男主角,把美丽、窈窕、有钱、会弹琴等作为择偶的理想标准,触及了某些所谓“新派”人物灵魂中的传统文化意识;他的《原来就是你!》、《重做一回》等讽刺作品表现了青年男女建立起“幸福家庭”后的失望情绪,甚至把热恋时的游戏重演一次,也不能弥补空虚与“没有了爱”的感情。李霁野的小说似乎走得更远,他对情爱的描写几乎是失望以致绝望,原因既有社会的,也有文化心理的,同时还有无法言说的形而上层面的。《回信》中教会女校品学兼优的学生玉英,因处在青春期,少女思春是正常的现象,但却遭到主管教务和斋务的女教士的压制。《寄给或人》中的小职员若君是一个“人间的寂寞者”,他想从一个女同事那里求得爱的慰藉,但失败的结果只能让他更加孤苦。《生活》中的主人公王青在和女友订婚后,感受到的不是激情和幸福,而是淡漠和痛苦。《艺术家的故事》似乎是个寓言:真正的爱情都是悲剧,只有在死中才可见到伟大的爱,死是爱的归宿。小说中的人物内心都渴望温暖,渴望爱与被爱,然而在现实中总是深感隔膜的苦楚。

李霁野小说的“细”主要表现在对人物心理描写的细致入微。《昼梦》这个短篇完全是一个陷入恋爱之中的青年的幻想曲。下午的功课完了,学生汪耀没有去和同学们打球,而是独自在宿舍里沉入了恋爱的幻想。素贞因母亲生病离开北京回故乡去了,但三个星期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收到她的信,汪耀推想了多种理由:也许是兵车拥挤,她坐的车在半路上停住了?不会;女孩子多半怕羞?对方是允许并且写下了通信地址的呀;要么是素贞家庭的顽固,阻止她与他交往?他似乎把素贞不来信的过错放在她父母身上了。但汪耀还是把事情往好处想:他要和她玩网球,在美丽的清晨;他可以和她同逛公园;假如素贞不拒绝,他还可以和她挂着背同走。他们要找幽静的地方坐下,在新月点缀着的夜晚,座旁有潺潺的流水,微波里映出点点白光,象征他们的幸福。这个美妙的畅想最后被“砰砰”的敲门声打破了,同学找他打球了,他把面前的笔记簿轻轻合起来,放在左边的袋中,簿子里写着素贞的通信地址。小说从形式上看完全是现代的,只选取了陷入恋爱之中的青年人心理的断面,把初次坠入情网的年轻人的心理刻画得十分细腻生动,同时在结构上也表现得相当成熟老道,结尾收束自然,不落痕迹。

《回信》在写法上最大的特点也是注重心理活动的刻画,小说将玉英看完戏剧《卓文君》后的心理波动写得丝丝入扣:她开始是“难以安睡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苦闷”,“觉得心里多了一种新东西,这东西在她的血管里流动,使她底心和脉搏底跳动都增加了。同时又好像失去了一切似的,觉得她全身飘零无依”。当她让小弟弟将恋爱信递出后,她幻想对方“亲密地在信封上接吻,欢笑地将它拆开”,自己“觉得身上微微抖索,房屋微微旋转,远处的飘渺的琴声渐渐逼近她底耳边,一切都蒙蔽上了玫瑰色的神秘的色彩,她的梦正甜浓,她忘记了一切”。但最终结果是令她失望的,遭到L夫人的训斥后,她“右手摸索着衣角,两眼羞怯怯地斜视桌上,脸是比以前更红了,但不是内心底希望与快乐燃烧出来的光辉”。

在李霁野的散文中,频频表现的是孤寂、忧郁的情绪,但文笔细腻,既有家常味,又有真卓见。特别是他的一些怀人念往之作,以“感性的真挚抒发见长,属于典型的‘家常体’随笔,虽然在情感开掘的深度和抒情的态度上还没有达到鲁迅的《朝花夕拾》那般深刻与从容,但比诸其他现代名家的名作并不

逊色”^[5]。如《三幅遗容》写道：“祖母是爱吃花生米的，而且牙齿也好，所以我还照常剥落花生送给祖母吃。落花生总是由母亲买，我给剥得干干净净的分为三份：一份送给祖母，一份给母亲，一份自己吃。母亲牙齿不好，照例勉强吃一两个，只表示不辜负我底意思；祖母总至少要留一半，而且喜欢看我把它吃掉。每吃落花生，还不时想起这情况，这有着深爱在的情况。”这段文字，朴实简洁，感情深沉蕴藉。在《三幅遗容》的结尾，作者写道：“我也说不好是被怎样的一种感情所驱使，决然地离开了病危的母亲，回到我并无所留恋的沙漠。几个月后接到耕弟报告母亲逝世的信，我漠然地并没有流一滴泪：时间与世事已经硬化了我的心肠，而且母亲的死并不比她的病给我更大的悲伤。”的确，这种“自我抑制的抒情在现代散文中并不多见，它显然得益于周氏兄弟所擅长的以抑为扬的笔法”^[5]。

四、结语

有学者认为，“李霁野的小说情节单纯，反映的生活面狭小，多采用作品中的人物的内视点叙事。他的长处是感觉细腻，心理刻画生动。善于给人物心理设置合适的情调氛围”^[6]。这的确是精当之论。未名社时期的李霁野除从事文学翻译、创作外，还要从事未名社的编辑、出版与发行工作，创作数量的确不多，但通过这期间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李霁野最初走上文学之路的孤寂身影。他在小说集《影》的“题卷末”中说：“有好几年自己实在好像是影一样生活在人间，这几篇就是那时生活底影中影。过去的生活底影已经是杳无踪迹的了，也不想再追回它来，这影也让它就随同那影消灭了罢。这小集只是墓碑，不过证明他们曾经存在。”此说不仅是对他小说集《影》的概括，也是对他未名社时期创作的形象说明。

参考文献：

- [1] 艾布拉姆森. 弗洛伊德的爱欲论——自由及其限度[M]. 陆荣杰, 顾春明, 都本伟, 等译.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 157.
- [2]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13.
- [3]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卷[M]. 北京: 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8: 285.
- [4] 鲁迅. 鲁迅全集: 第2卷[M]. 北京: 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8: 1038.
- [5] 解志熙. “严肃的工作”——《李霁野文集》阅读札记[J]. 鲁迅研究月刊, 2005(1): 53-62.
- [6] 黄开发. 未名社作品选·前言[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7.

“The Lonely Explorer”

——Li Jiye of the Unknown Club Period

Zhang Denglin

(School of Humanities,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Unknown Club members, not only the accomplishment of literary of Li Jiye performs prominently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literature translations, but also his creation has obtained some great success. The novel, it mainly shows the distance of life, and the dull pain of love; the creation, it expresses the honesty and simplices it's thoughtful feelings. Even though the subjects of creation are limited, but still show the “depth and refinement” on his literary.

Key words: the Unknown Club; Li Jiye; love and pain; truth and honesty; depth and refinement

(责任编辑 王作)